

## 兴化市人民法院 招聘编外合同制辅警公告

为进一步加强法院工作,经研究决定公开招聘编外合同制辅警20名,其中:男性16名,女性4名。报名时间:7月17日—7月18日,报名地点:兴化市人力资源市场(原市鲁迅中学对面)。具体详情请登陆兴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(<http://www.xhhrss.gov.cn>),咨询电话:0523—83228870。



## 苦楝树的夏天

□葛亚夫

苦楝开花时,就夏天了。平庸整个春天,一人夏,苦楝树终于浅紫淡红起来。

和其他花的张扬相反,苦楝花拘谨、内敛。一簇簇,一团团,躲在叶子后,拒人千里;一边开,一边退,倒着前进,欲迎却拒。绽放不言,凋谢无语,就那样顾影自怜。花如此,树亦如此,所以苦楝树还叫女儿树。羞赧、坚韧、苦涩,老人说,这就是苦楝的命。

苦楝花是夏天的惊鸿一瞥。“伤心桥下春波绿,曾是惊鸿照影来。”我的伤心没有殃及春水,也没有惊鸿照影,却和楝枣一个味:苦。儿时馋嘴,在母亲的蛊惑下,错把楝枣当成枣。吃过后,苦涩绕舌,三日不绝,肉味不辨。母亲乐坏了!她儿时受的苦,终于后继有人。

这没啥丢人的。乡下的孩子,这样的当谁都上过。我疑惑的是,明明和枣一个样,为何味道如此不同?这已不是“吃货”能参透的人生难题,我们也懒得想。既不能吃,又让我们吃了亏,苦

楝自然不得安生。枝桠被折断喂羊,楝枣被当成子弹、弹珠……苦楝比我们还没心没肺,第二年,连个疤痕都没有。倒是我们,一不小心摔下来,要拐瘸个一年半载。

村里那些苦楝,我们都很熟,而且是不打不相识。掏过鸟窝,戳过蜂窝,磨破过肚皮,刮破过裤裆……有时还会殃及苦楝,犯了错躲在树上,大人打不到,就拿棍打树。以致年岁渐长后,经过它们,竟会不好意思。那些少年的荒唐,都刻在了年轮里。人和树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,同呼吸却不共命运,树有树的方向,人有人的抵达。或许,这也是命。

十六岁那年,家中翻盖新房,需要梁木。父亲带我去“放树”——不是放走,而是砍倒。我记得,苦楝花开得正旺,树倒下时,花落得像一场雪。我有些落寞,那些过去的时光,与树一起,也恍若被连根拔起。母亲安慰我,能做栋梁,树就实现了价值,栋梁之才嘛。

父母太累,睡熟了。月光穿过门

窗,给老屋拍着CT:大梁像脊椎,撑起房子;榫木像肋骨,挑起屋盖。只不过,它们老了。就像爷爷奶奶给父亲盖房一样,父母也要给我盖房。我担心的是,父母会不会也像爷爷奶奶一样老去。我蓦地发现,时光里,父母也是我的梁木。

乡下人过惯了苦日子,就和苦楝相依为伴。一代代人都种苦楝,儿子大了,砍掉盖房;女儿大了,砍掉做嫁妆。母亲一直保留着陪嫁的箱子,阳光好时,就搬出来晒,没完没了地收拾。以致我曾以为,苦楝的前半生是树,后半生是人;人的前半生是人,后半生是树。

父母辛苦盖的房,我没住。我害怕面对屋顶上的苦楝,以及苦楝一样的生活。我逃到城里,过着没有根茎叶花的日子。我也曾拿楝枣哄孩子,说是蜜枣。他也像我儿时一样,吃后叫苦不迭。我笑着笑着就流泪了,因为我知道,家乡没有了苦楝树,我也回不去了。

又入夏了,杨絮纷纷,迷人眼。我忽地怀念起苦楝花,以及那苦楝树的夏天。

腊月二十九,陪弟弟、弟媳去葑门横街购年货。

他们在单位一直忙到腊月二十八,过年的东西一样没准备。刚从苏北乡下赶来过年的父亲很急,他以老家过年的习俗酝酿着苏州儿子媳妇家的年味。早早急急地置办他能办的年货,瓜子一买就是十斤。我看到那鼓鼓囊囊的一大袋子瓜子,就看到老家的年了。父亲不知道城市里是没有大人孩子串门拜年的,一捧捧的瓜子兜给谁呢。我记得组成小家庭后,我过的第一个年,也和父亲一样买了满满一袋十斤瓜子,欢欢喜喜提到家,老公指责我过日子一点数没有。正如他所言,瓜子走油了,辣嘴了,还没吃到五分之一。可是,从小到大,我记忆里,没有这么多瓜子还叫过年吗?不同生活经历的人对瓜子的理解都大相径庭。从此以后,我再也没有为过年买过瓜子。真正的年,在父亲和我心里是一样的。好在父亲只买了小街上能买得到的几样,初来乍到,除了家门口的小街就再走不远的。更多的筹备还得指望儿子媳妇,他催促他们:“今天再不买就没日子了。”

从里河往北,一条丁字形小巷只通葑门横街。丁字形巷里住着南来北往的外地人。苏北人居多。弟媳的堂姐一家就住这里,最早一批来苏州打工的,堂姐夫一看就有生意人的精明和苏北人的勤恳。短暂的停留,和我说的是四星级重点高中、重点班、本一之类的教育话题。他家的老大正上高中,模拟考试中能达本一线。小二子考上了省苏中,自动放弃选择苏州附属中学,免学费还奖励。

丁字路尽头就是横街。有人说:“没到过葑门横街,就不知苏州的市井生活。”从徐公桥到石炮头900米长的葑门横街,算是老苏州的遗存。当年曾与石路、观前抗衡,是苏州最后一条具有传统市井风貌的老街。石板路绵延了一条街,两边商铺,店面连着店面,小吃店、水果行、卖蔬菜的、卖螃蟹的、卖猪肉的,荤的素的应有尽有,普通人家的生活琐事在这里都能搞定了,新鲜且便宜。横街的日子,就是最普通百姓的生活。这里有最低成本的生活方式和最从容的生活态度。充满了烟火、世俗味,徜徉其中,年味浓郁,心里安定,我一下子就迷恋上这里漫溢的市井气息。

街两边的老房子开着一家家连家店,多是外地人,经营项目也繁杂。有蒸年糕的,4元11只,当场蒸了卖,热气腾腾,生意颇好;有川味爆鱼,现杀现爆,香了一条街;有卖春卷皮,两只平底锅,妇女一手团面,轻快地往锅上一抹,一张皮子就有了。两手两锅配合默契,有生活美感。听帮忙的人喊腰疼死了,像我们老家口音,一拉呱,果然是弟媳妇庄上的。这条挨挨挤挤五味杂陈的街上,这个不起眼角落里的卖春卷皮的竟然是我的乡亲,趁递钱的间隙,问他们是不是一直做这生意?他们说,平时卖水果,就这三个月忙个年。悄悄地问:“一桶发酵的干面,张张薄如蝉翼的春卷皮,三个月能挣多少?”不经意地竖起一个手指头,一万块。

横街的房子比较老旧,正因为旧,烟火味就特浓,卖茶干的、卖鱼的、卖油的、卖海鲜的、卖豆沙的、卖年糕的……顺着横街北向有个小巷口,竟是卖各色蔬菜的,多外地人。莴苣叶子在墙根堆老厚,一外地汉子守着西红柿、土豆吆喝着,旁边的小姑娘与父亲像一个模子脱的,圆圆的脸,有风吹日晒的冻伤,齐齐的刘海,明亮的眼睛,她无师自通帮父亲吆喝:“样样便宜,卖完回家啦。”稚嫩的童音,在小年夜的苏州街巷飘荡。也有室内的菜市,多为快洁菜一类的摊点,买的人有吴依软语,有普通话,还有辨不出的方言。门口,有卖青菜、茨菰、荸荠的。弟媳十几岁来苏州,说得一口流利的当地方话,问荸荠多少钱一斤,从五块到四块到三块,问不出正价。到这两天了,卖什么价都正常。只一位老婆婆,一开口就是三块,你要走,也没降价挽留你。我说就在这买吧,老婆婆面色红润健康,一双手沟壑纵横,粗糙、裂口、塞满泥浆……原来,在天堂般的苏州也有如我母亲般辛劳的人。

我到横街,是为了看各式各样的人,隔着一层空气、灰尘、阳光和风,我看见了市井里的生活,充满着快乐,也有辛酸。

在我望呆的当口,弟弟和弟媳提着购好的菜蔬来了,鱼、菠菜、粉丝、笋子、配好的宫爆鸡丁……还有两幅对联。

咸鱼、咸肉、咸鸡子,父亲从老家带了不少,再配些蔬菜就可以了。两张福字就买了八块钱。除夕晚上请弟媳同在苏州的哥哥、弟弟全家来吃饭,酒又买了不少。

本来想趁中午时间带父母出去转转,母亲在苏州生活快一年了,父亲也来一星期了,但都没怎么出去玩。因为要准备一大家子的年夜饭,父母都不肯出去。阳光晴好,前一日的气一丝丝退去,我在家坐不住,带上小侄女,上街走走。

行走苏州

行走苏州

□王 晓



苗青 摄



## 西瓜往事

□东 篱

西瓜因由西域传入而得名,有一非常雅致的别名“青门绿玉房”。明代瞿佑曾有《红瓤瓜》诗云:“采得青门绿玉房,巧将猩血沁中央。结成曦日三危露,泻出流霞九酿浆……”活色生香的诗句令人垂涎欲滴。

炎夏时候,骄阳似火,炙烤得人头昏脑胀,汗如雨下。蝉鸣声里,“呼哧呼哧”啃两块让井水拔凉的西瓜,借一片寒潭般的瓜汁浇灭心头的燥热,真有着酣畅淋漓的快意。红蜻蜓舞出满天霞彩的黄昏小院,躺在凉意沁人的大竹床上,懒懒地吹着穿堂风,妈妈从水井里吊上来一只冰镇大西瓜,只在瓜蒂处切一小口,一勺一勺掏出鲜红欲滴的瓜瓢,喂进小宝宝的口中,母子都是一脸的欢笑——许多年前,这样的待遇只有家中的“惯宝宝”或生了病的孩子才能享受的。那时我宁愿感冒发烧,母亲一着急,就去买大西瓜,让我喝甘美沁凉的西瓜汁,那感觉就像拥裹在母爱的馨香里,津津有味地吃一碗去了籽的沙瓤西瓜,真是幸福。

事实上,庄户人家是很少吃西瓜的,不舍得买也没那闲钱去买,我们吃得更多的是水瓜、酥瓜、梨瓜、“蜜罐儿”香瓜——当然也美味可口,但总不如大西瓜来得过瘾,一刀劈开,艳艳的黑籽红瓤看着就美味诱人啊。于是几位

小伙伴约好了,先在村边大河里漂着,一到天黑,等二瘪子提了马灯深一脚浅一脚,乐颠颠地离开,我们就摸黑游到河对岸他的西瓜地里,偷瓜去。我们光溜溜地迅速上岸,心头“哐哐”如擂鼓,那股子激动、兴奋与紧张真是没法说。每人匆忙地挑上一两只,装进备好的网兜,也不敢逗留,又“扑通”下水,游回来。这才得意洋洋地坐在水码头上,就着清朗的月色,看谁偷的瓜大,然后捏紧拳头“咔嚓”砸开一只,你一块,他一块,快乐品尝。二瘪子种的瓜真是不一般的甜,沁人肺腑的甜,爽至心底的甜,到底是偷来的。翌日,想吃瓜了,找同伴就行,反正偷来的,一起吃便是。就算父母发现了,教训两句,也就作罢,并不太计较的,那时候小孩子偷桃摘瓜根本算不了什么,有句自我解嘲的话叫“顺带”,顺带不为偷。但外乡来的西瓜船泊在码头上,也有游泳的孩子爬上船,趁人不注意偷瓜的,将瓜轻轻扔给水里的同伴,悄不吱声地游开便是——那就要遭到父母的责骂了,毕竟人家是上门做生意,怎么讨价还价都可以,断不作偷的。骂了、打了,还了瓜钱,还必得揪着孩子上船赔礼道歉,求得卖家原谅,才算完事。

在淳朴忠厚的乡亲们眼里,此偷非彼偷,一个是靠生意吃饭的外姓旁人,

一个是本乡本土的自家人,意义大不同也。

记得几年前的一个大暑天,母亲从老家进城看我,一出车站,毒太阳就火辣辣地跟了上来,母亲带了两大袋蔬菜、糯米,还有一篮鸡蛋、一壶菜籽油,站在墙角等我去接。她一定是渴了,目光定在最近的一处西瓜摊前,摸摸口袋,到底没买。这一幕恰巧让我看到,我上前选了最大的一只花皮西瓜,请摊主切开,母亲一瓣接一瓣地吃,吃得汁液横流,满面春风,一只大西瓜瞬间就让母亲和我吃得只剩几块绿瓜皮。母亲幸福地叹口气,哎呀,这西瓜实在太解渴了,然后喜滋滋地随我回家。我想那是母亲吃西瓜吃得最过瘾的一次吧。只是如今想给母亲买西瓜,再也不能了,母亲已到了另一个世界……

有关吃西瓜最美的记忆还是在老家门前的大石桥上,清凉的夜风掺和了稻香荷香轻轻吹来,我们一家闲坐在草席上,边纳凉边听父亲讲古,每人手里一瓣西瓜,一边的脸盆里还有半只。萤火虫闪烁,蛙鼓阵阵,深蓝的天空中缀满了铜钉般的星星,父亲的传奇故事实在太精彩,听到人迷处,周遭似乎已一片静谧,连沁甜的西瓜都忘了咬。如此场景简直可以入诗入画,真叫人留恋!

(二)